

太原印象

汾河夏夜

文/图 耿长春

晚饭后,出小区,过天桥,到汾河边消暑。

夏天的斜阳渐渐西坠,晚霞映红了天际。汾河静静流淌,水面镀了一层琥珀色。几只形似大黄鸭的游船,惬意地漂着。两只鹭鸶展开双翼,优雅地绕飞一圈,落在了滚水坝附近一串弯弯的浮筒上。这些浮筒,原本是用来拦截上游下来的漂浮物,却成了鹭鸶捕鱼的狩猎地。它们商量好似的,隔不远站一只,长长的脖子,细细的腿,盯着水面一动不动。逆着落日余晖,远远看去,就是一幅白鹭绕河的剪影。

汾河晚渡何处觅?漪汾桥头鹭双飞。当年的古晋阳八景留待追忆;如今的汾河沿岸,处处是风景。

岸边步道上,人渐渐多了。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,边游玩边识别路旁的花卉。有小情侣以汾河为背景,变换姿势,拿手机留下靓影。也有休闲的老人,甩着臂,安步当车。露天泳池正是热闹的时候,隔着围网传来小朋友欢乐的嬉闹声。

泳池不远有片荷塘。碧绿的荷叶错落有致地铺满水面,一枝枝荷花粉中露白,袅娜多姿。荷塘边有几位挎着单反的大爷,不停地按动快门,将美景收入镜头。附近有块空地,一位中年男性吹起了萨克斯,婉转悠扬,像一首小夜曲。

进入三伏天,太原也热,但那是白天。随着日落,暑气慢慢消散,便凸显出这座城市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。汾河边,这种感觉更明显。晚风轻轻的,柔柔的,舒服极了。

步道旁,暗香浮动,大片的月季又绽放出一波夏花。它们虽不比五月那波春花潮水般澎湃,但一如既往地奔放热烈。一簇簇的金光菊也开了,浅赭花蕊,金黄花瓣,灿灿的,给夏天的傍晚增添了几分迷人色彩。

天幕暗下来。一钩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,不远处是一颗明亮的星星。“金星伴月!”一位少年双手卷成喇叭筒,仰头呼喊。月光清朗,星星眨眼,似乎在回应人间的召唤。

微风拂动,垂柳的秀发轻轻摇摆。疏密有致的柳丝中,弯弯的月亮时隐时现。树下,一对情侣窃窃私语。“扑通”一声,一条鱼儿跃出水面,又迅忽沉入水底,河面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

像是听到了统一口令,汾河景观灯齐刷刷地亮了。镶嵌在两岸的彩灯带,色彩变幻,像起伏的波浪,汾水变成一条彩色的河。岸边的一幢幢建筑,也亮起了霓虹灯,倒映在河面,构成一幅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。

汾河中央,占据C位的“中华巨龙”在景观灯的烘托下,龙鳞闪亮,龙眼发光,龙爪抬起,龙头高昂,似乎随时都会腾空而起,一飞冲天。

汾河的月色,真美。太原的夏夜,真爽。



排序

徐九宁

我们村有个能人,亲戚家的事、村里的事,事事都要参与,而且喜欢做主。能人很能,但他的子女们纷纷辍学,以后的日子过得都不太好。他们抱怨父亲当年不怎么管家人,而是整天管外面的闲事。

我觉得,这位能人有热心肠没错,他可能错在没有排好序。作为一家之主,他应该把家里的事放在第一位,而不要奢望面面俱到,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。

你懂孩子吗

玫子

你懂自己的孩子吗?

今天收拾女儿的房间,看到角落里堆放着一群芭比娃娃。

记得我小时候,我家邻居阿姨是个翻译,每次出国回来就会给她的两个女儿带礼物,其中一个会翻眼睛的洋娃娃着实让我羡慕。于是我让奶奶给我做个和它一样的娃娃。奶奶给布娃娃做了纱纱的连衣裙,小辫子上扎了蝴蝶结,我还给娃娃画了红嘴唇。但是我的布娃娃不会翻眼睛。

后来有了女儿,给女儿买了各种各样的娃娃。渐渐地女儿喜欢上了芭比娃娃。我们娘俩儿在一起玩芭比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女儿上小学时,我和她商定了一个规则,考够三个95分以上的成绩就可

以得到一个买芭比的指标。珍藏版的、限量版的、设计师版的,复古的时尚的,女儿在卖芭比的柜台前能和售货员聊好长时间。

上了初中以后女儿买芭比的热情逐渐淡了。有时我会买一两个送给她,她敷衍地说:真好,真好。

“你不是喜欢芭比娃娃吗?”她无语。

我突然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。

当家长的总是把自己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和目标寄托在孩子身上,并振振有词地说:知子莫若父,知女莫若母。

“知子莫若父,知女莫若母”,是真的吗?你真的懂自己的孩子吗?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朝花夕拾

文人与腹稿

霍无非

曰:‘都是文章。’坡不以为然;又一人曰:‘满腹都是识见。’坡亦未以为当;至朝云乃曰:‘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。’坡捧腹笑。”

文中可见,婢女之言出于纯真,文章即腹稿;侍人褒奖乃恭维所致,有几分老道;小妾的一番数落明讽暗褒,说到苏轼心里去了。确实得有“不合时宜”,非同一般的想象,才写得出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这样大气磅礴、古今一绝的力作。捧也好,讽也罢,文出腹中,莫不如是。

代表现代杂文和小品两大高峰的绍兴周氏兄弟,他们整洁有序的生活习惯和不打底稿打腹稿的写法也高度吻合。作家冯文炳与知堂有过交往,说知堂“作文向来不打稿子,一遍写起来了,看一看有错字没有,便不再看,

算是完卷,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,重抄便觉多无是处,想修改也修改不好,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。”此乃知堂的“小九九”。

兄长鲁迅,也有因腹稿而“抓狂”的时候。据许广平回忆:鲁迅“在未动笔之先,选择材料之际,是很经过一番苦心的,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,连找几天,看了几许的原作,也是常有的事。到这时候,他会感慨地说:‘哎,翻书也不容易。’于是,鲁迅时常要买可用作材料的新书搁着。用时,告知许广平在某日某处找,准能找到。鲁迅的记性果真了得。

周氏兄弟为文的主张不同,以致文风迥异,腹稿存异。两人笔耕多年,写作技巧炉火纯青,对所写内容成竹在胸,故无须划拉底稿,腹稿足矣。想好了信手写来,一气呵成,极少涂改,文学、书法艺术价值兼具也。只是腹稿催生前后相去甚远:一个勤,备资料,细推敲,精于改;一个惰,好引文,不表述,懒改动。这与兄弟阋墙前,鲁迅忙里忙外顾家,知堂甘作甩手掌柜的脾性多有相似。

连载



53

韩石山著

华文出版社

■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末后,这位人人都夸聪明的评论家,故作愚痴地说道:他百思不解,要问的仅仅是,这位女作家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。为什么呢,因为他知道,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,自成一个绝缘的系

统。所以影响尽管是影响,《九十九度中》仍是根据了一个特别的看法,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。

“窗子以外”的文,“窗子以内”的情

这一节也是新添的。这篇文章,原本是个讲演稿,起初写了五六万字,后来要出书,做了修订,扩到七八万字。这次算是增补,字数会更多。起初不是按照传记写的,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想法。要说体裁,更近于史书的“纪事本末”,就是将相关的事情,拢成堆儿,见出身世和经历,更见出才情和品格。几个方面,若有侧重的话,侧重在才情上。才和情,又可以分开。才的展现,是文学上成绩,古建筑考察上的贡献。情的展现,是内心的坦露,人性的张扬。两相映照,最终归结到品质的

高尚,人格的完美。

林徽因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的文章,最让人佩服的,不是这篇发刊辞,是第二年9月5日登在《文艺副刊》上的散文名篇《窗子以外》。

这篇散文后来所以能广为传播,推为上佳之作,也与沈从文的推崇大有关联。抗战开始后,沈从文到了昆明,进了西南联合大学,教三门功课,两门选修,一个必修。必修的叫“各体文写作”,不管教哪个年级,都把《窗子以外》编入教材当作范文,讲课时给予极高的评价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学时,就读过这篇文章。或许是受沈从文的影响吧,他把这篇散文,是当作小说看的。要说,写法上确有意识流的意思,但是从实景上说,我这个山西人,一看还是散文的质地。

而大半在观察、选择和技巧。怕读者对他在即时性的报纸上,评论一年前的作品起了疑心,自我辩解道:“这就是为什么在1935年,我却偏要介绍193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,那篇发表在《学文》杂志第一期上的《九十九度中》,林徽因女士的制作。”不必另啰嗦了,且看李健吾那说辞,同时欣赏李健吾那独具特色的评论语言吧——我绕了这许多弯子,只为证明《九十九度中》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,尽有气质更伟大的,材料更事实的,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,最富有现代性;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,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,《九十九度中》正是一个人生的横截面。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,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

的眼前,没有组织,却有组织;没有条理,却有条理;没有故事,却有故事,而且那样多的故事;没有技巧,却处处透露匠心。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,一本原来的面目,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,呈现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。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,作者引着我们,跟随饭庄的挑担,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;有失恋的,有作爱的,有庆寿的,有成亲的,有享福的,有热死的,有索债的,有无聊的……全那样的亲切,却又那样的平静——我简直要说透明;在这纷繁的头绪里,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,而这比照,不替作者宣传,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。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,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,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。

随笔